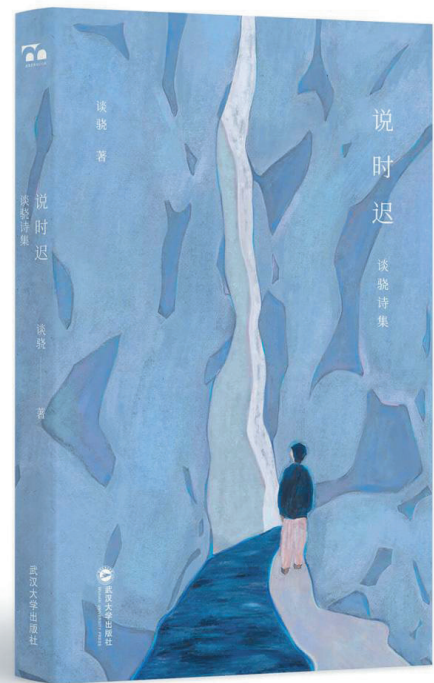


名家专访

对话诗人谈晓:

“我总是迟到,我写下的一切都已逝去”

□ 钱冠宇



书名:《说时迟:谈晓诗集》
作者:谈晓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7月

青年诗人谈晓的新诗集名为《说时迟》,对他而言,令人沮丧的倒不是词语自身的悖论,而是词语的迟到...

谈晓的诗歌语言介于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稳重而节制,善于在叙事的同时展露情感的褶皱,看似平白无奇,实则内蕴丰厚...

谈晓:我的第一首诗写于2000年。那时我在镇上读初二,我写了一首古诗,写的是小学六年级毕业春游经过一个名叫“铁索口”的峡谷的所见所感...

谈晓:你有一句诗是“除了童年的记忆,我再无什么可在诗中分享”,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故乡以及你对故乡的记忆和感受吗?

谈晓:我的家乡在湖北建始官店镇鱼鳞乡谈家堡。写诗之初,故乡没有成为我的写作资源。从现代的“进步”观点来看,我故乡那样的小地方,几乎就是贫穷、闭塞和落后的代名词...

谈晓:如果我要列举,将会是一大串名字,甚至还有一些奇怪的名字,比如说“巨歌且疆”。高中读徐志摩、舒婷,总觉得隔了一层。高考后去“榕树下”网站,偶然在首页看到一首诗,后来我知道那是一首“口语诗”,作者是一位诗人...

谈晓: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疫情对我来说,首先是一种巨大的撕裂感。我在湖北潜江乡村,离疫情中心武汉200千米。眼前是按时到来的春天,是温暖的生活场景;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的朋友和同事,都在遭受疫情的折磨...

谈晓:我在疫情中写了几首诗,标题中直接提及疫情的,确实就《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其他的,都只是写我在疫情中的生活。如何在节令的自然转换中度过隔离生活,如何一边和确诊的朋友聊天一边听田野的蛙鸣...

谈晓:我尊重各种形式的诗歌写作,语言的容器和经验的容器,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只是,在审美选择上,我更青睐的是朴素。我更青睐的修辞是,哪怕是具有最极端的个人体验,也仍然能唤起大众的隐秘的经验。

谈晓:从诗集后记中,我看到你对你自己写作的优缺点其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同时建立了相当自信的诗歌观念:“我愿意这块缺陷更大一些;更实在,更传统,更缓慢——说到底,是更忠于经验和感受,更‘个人’。”你从未担心过自己诗歌超越性不够的问题吗?

谈晓: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苦恼于自己的传统和写实。苦恼一方面来自我写作时感受到的困惑,另一方面,来自身边一些追求“先锋”的朋友的忠告和批评。自我的困惑尚可以通过写作来化解,朋友们的批评和忠告,则不太容易克服...

谈晓:《说时迟》的后记里,我称我的一些看似“中庸”的写作风格是“缺陷”,实际上是给自己留足了退路。我认识到的缺陷感,并非通过“与先锋”的比较得来;而是产生于我对一种更丰富、含混的写作的期待。

谈晓:钱冠宇:在诗歌写作这条路上,你有哪些师承,或者说,深刻影响过你的中外诗人?

谈晓:如果要列举,将会是一大串名字,甚至还有一些奇怪的名字,比如说“巨歌且疆”。高中读徐志摩、舒婷,总觉得隔了一层。高考后去“榕树下”网站,偶然在首页看到一首诗,后来我知道那是一首“口语诗”,作者是一位诗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晓: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这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名家有约

霍香结,一个游荡在华语文坛上空的幽灵

——霍香结及其新长篇《铜座全集》印象

□ 章乃路



书名:《铜座全集》
作者:霍香结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收到《铜座全集》这部厚达950页有余的书,有点儿“压手”,就是“厚重”。不仅仅是它厚,也是这部书的体系呈现出来的厚,它源于作者使用到的一种独特创作观念:thick description。坊间译作厚描述,深描,或深厚描述。这在小说文本中可谓独步。光从目录看,像极了的一部方志。而从内容看,这部小说则是以人类学和微观史学的某些方法写成的。简单说是这样,但是我想这不足以以这种冲动完成一部这么厚的书吧。细看时才会发现这里面交织了太多的东西。目录的拟定就令人诧异,比如首页目录标明卷一“疆域”,打开正文,卷一变成了“汤错——中国南部省一个由等语线构成的靴片”。卷二为“语言”,正文卷二则是“意义的织体”。其他五卷均如此。这种错位的标题方式表明作者有意起用方志体例和人类学方式即区别又意欲合体。在我们的传统中,章学诚(1738年—1801年)之后“方志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也称之为“一地之百科全书”,而方志最大的分歧就是从单纯的地理学演变至史地合参。西方人类学在我看来就是我们的“方志学派”,二者使用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也不约而同。对于叙述的方式,人类学反省的更深刻一些。我所关注的正是他们对叙述主体和文本的产生与可靠性进行的探讨。人类学可以从本学科角度出发对某个主题如故体或某一习俗如丧葬制度进行专题讨论,完成专著,这和史学交叉的分量更大。现代人类学和史学的交叉几乎已经到了混同的地步。人类学、史学和诗学(文学)的交叉也是学者们探讨的问题,尤其是传记文学这一领域,大有一统趋势。《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算作史学诗学化的典型例子。但是在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出现的裂变不亚于其他领域。那些追求百科全书式书写的作者已经完全摆脱对塑造人物的兴趣,全面拓展到一个文本产生的所有肌理和细节中去了。这是与情节织体为主的古典小说手法完全有区别的。但是,无论是人类学还是史学,都强调对地方性经验的摄取达到可信的理解(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好比薛定谔的猫),这里牵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问题。使用或者研究写作对象的地方性语言成为这种写作的第一要求,即内部之眼。接下来的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对地方性文本与潜文本的阅读,对该地方集团心理的阐释——或许停留在理解层面就很好。功能学派之最初的目的和我们的方志所承担的责任(通天之道,志天下之务)是一致的(参费孝通《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而作为文学的人类学或者史学方式,“虚拟”成为其最主要的办法。对虚拟的地方性进行描述并完成二次虚构。文学的隐喻与象征手法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人类学和史学不具有的优势,这一特允的修辞手法和史学显然是一对死敌,但可信与不可信并不直接等于谎言,事实也并非可信,所以作为呈现事物和意识的方式,隐喻与象征只是发生的酵母,最终目的也是信息,即真善美的“真”或圆成的“实”。在批判人类学的讨论中有学者甚至建议人类学和史学也可以这样做,即从事虚构事业。《铜座全集》在这个问题上作者无比清醒,在后记中明白无误的说他起用的是“方志体例”,然后兑通人类学、微观史学,再以文学的方式即虚构学的方式完成。

《铜座全集》是这样开始的,第一卷开宗明义(还插了一个“凡例”,令人莞尔),颠倒了埃利亚斯·卡内蒂(1905-1994)的两个主要观念,将结晶群众和象征群众的地位调了个个。作者将谷物、森林、雨、风沙、海洋,以及火这些在神话、梦、语言以及歌谣中象征代表的群众作为主体,而将人及其组成

的结晶群众放到了次一维度。作者声称,更关注那些不易的具有永恒性的事物(集团心理)上。因此编织情节和塑造人物不再是小说的主要任务,而是彻底开放到一切事物上来。因为是方志或者人类学史学方式,作者有权涉及一切村庄事物,尤其是村庄文本和潜文本。作者声称有权解释这一切。因为,除了作者本人,没有人知道有“汤错”这样一个地方的存在,从而构成一个繁复的,不断生成的巨大文本。它的怪异与体例的整饬,以及缜密精微的行文方式构成一个文本族上的利维坦。它是作者虚拟的新亚特兰蒂斯。这里的动植物、疾病、风俗、丧葬、诗学、历法等构成了这个个体般的“大陆”(实际上按照作者的说法,汤错只不过是一个由等语线构成的夸克型岛屿,也就是说实际上它是微不足道的)的肌理。这也是作者所谓最终要呈现的“肉身”。11年前,《铜座全集》以《地方性知识》为名出版过一个简本,作者认为那是他对“汤错地方”书写的阶段性结晶,书名和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 1923年-)的一部阐释人类学论文同名,在卷三的题词中作者引用了吉尔兹的一段话,这或许可以看作一种师承关系,即对吉尔兹理论与中国方志学的对比以及致敬。却去掉了西方人类学著作那种二分式带后缀的书名模式和语言风格(如前面例举的费与费的两著作,原书名翻译到汉语界时做了技术性处理),因为后者是文学实验。时至今日,20年过去,这部书终于全部显形,它叫“全集”。这或许是雄壮写作意识的一种。难怪,贾勤在此书显形后留言说:no time to be brief! 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汉语实验小说呈现出来的对文体与语言本身的探赜一直是核心问题,从毛语体,翻译体,以及方言介入等多方面进行过反思。《铜座全集》采取的这种“方志体例”以及语言方式或许为综合性探索提供了一个实验性质的文本。这部近1000页的小说“人物”有且仅有一个,那就是“铜座”。

“方志学”在本土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因为它“挟洋自重”,吸收了比如人类学,年鉴学派,微观史学等其他学科的精髓。文学上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地域性写作和文学故乡的营造。从巴尔扎克的巴黎,到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再到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等等,迅速完成了从村庄到国家到小宇宙的森林林这样一种从点到宇宙的锚定与扩散。《铜座全集》则避开了上述策略中的最关键因素即选择一个靶片进行建构,它从文学之外选择了破城方式,乃至上帝视角,因此,它注定是异质的,先锋的,非主流的,乃至简直就是一只怪物。然而,又因其稳定的结构——它所有的幸运在发掘,擦亮并获得史学意义的方志体例这一刻开始,这个文本部居四夷,稳若磐石。从产生背景看,这部长篇小说正是在西方学术思潮和本土文化激烈冲撞中沉淀下来的结晶,它出乎意外的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作者愿意以10年20年的时间(期间我们会看到多少文本的诞生与毁灭)来完成一部著作,就此而言创作者获得的历练其结果或许不啻为写的冲动,而是某种信念的笃定。其历时15年完成的巨著《灵的编年史》(2017年,尽管只有384页)横空出世以来已经困扰过无数读者,乃至直接劝退了某些好奇者。当我阅读这部前后可读的书时感到那种令人“智”息烧脑回路般的压迫。然而读完之后,看电影牌号或者文字类的东西竟然可以反向阅读和记忆。我的眼神飘了。这不拜此书所赐。这是多么奇妙的感觉。这种非线性写本文简直就是用挑战人类思维极限的。据霍香结一篇采访文章说,他在自己的模型上每写一节要进行729遍的链接与熔铸,而且每一次修订都要进行如此之多的熔铸。不可否认它是一枚文学核弹。假如你真的读过,不定也会产生像我一样的这等等幻觉。这20年,可见他依然我行我素,不为各种言论所动。从他出版的顺序可以看出《灵的编年史》实则是他的第二部长篇,真正意义上的苦心孤诣的处女作是《铜座全集》,这是他文学道路上下落下去的第一子。两子之后,不晓得他还会搞出什么幺蛾子。新书腰封说霍香结是集众多异名于一身的整体性作家。显然,除了文本,我们很难在活动中看到他的身影,他就像一个幽灵游荡在华语文坛的上空。

本文根据十一年前评简本读后修订。(霍香结,上世纪70年代生于桂林。中国当代文坛潜在写作代表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地方性知识》《灵的编年史》,长篇家族史诗《日冕》,短篇小说《灯笼》《明家刺刃》等作品,并主持编辑多种丛刊。为第十三届上海双年展·水体文本主创作者之一。)

读书心得

以梦为帆,扬少年之正气

——读《蟠星兔与梦云星球》

□ 宋小娟

翻开儿童原创文学《蟠星兔与梦云星球》这本书,读着里面的文字,怎能想到会是一位14岁小姑娘写的!作者蔡亦青是一位可爱文静的女孩,从9岁至14岁出版了6部长篇小说,其中12岁出版的《蟠星兔与金钥匙》,13岁出版的《蟠星兔与总统女儿》和这部小说合成了蟠星兔系列,真的让我吃惊和佩服。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在浩瀚的宇宙间,美丽的蟠星小镇生活着蟠星兔,他们和梦云星球相邻友好,却因为一场阴谋导致了残酷的战争。由于“蟠星小镇第一小学”俄多老师被梦云星球的坏人利用,将宣传书投放到学校,引发了全校师生的恐慌,最终三位勇敢的小学生组成的探险小分队——小蟠敢死队,通过机智冷静的分析判断,深入敌区收集证据,路遇正直善良的梦云星人蟠星兔,蟠星兔兄弟,陈奉太医生,握握餐厅老板,神秘黑衣人小夜,救出被关押的肖老师、林林、林林。途中林林胳膊被枪打伤,依旧和大家并肩作战。勇敢无畏的蟠星兔用逝去的生命警醒他们的大义,让他们在悲痛中变得坚强。

大伙齐心协力从扑朔迷离的战争中找寻到源头,

原来是梦云星球最高局警卫比比丹丹向城市饮用水里投放药剂,让市民因药性发作都陷入战争狂热之中,蟠星小镇也因梦云星球军队的侵略而失去了幸福安宁的生活。

梦云星球拥有先进的科技,他们不仅发明出柔软坚韧而不易破碎的玻璃,还因为开采出了制造星际飞船的新元素,从而发动了战争入侵了相邻的蟠星。梦云星球中少数人希望霸占这些稀有元素,独自研制这项发明。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看似很柔弱的孩子们勇敢面对突如其来战争,让原本软弱的师生成长为勇敢的战士,又遇见了正义善良的人士,他们热爱和平,厌恶战争。小作者们的知识分析判断,拥有大格局的思想,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从而薪火相传,以梦为帆,时刻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立志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带着崇高的理想,富有远大的抱负,用稚嫩的肩膀担起重重的责任,由胆怯、懦弱变得勇敢坚强。一群孩子带动老师们学会拿起手中的武器,利用学到的知识分析判断,拥有大格局的思想,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从而薪火相传,以梦为帆,时刻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立志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书名:《蟠星兔与梦云星球》
作者:蔡亦青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2月

我想这应该是蔡亦青小作者书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初衷。

带着崇高的理想,富有远大的抱负,用稚嫩的肩膀担起重重的责任,由胆怯、懦弱变得勇敢坚强。一群孩子带动老师们学会拿起手中的武器,利用学到的知识分析判断,拥有大格局的思想,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从而薪火相传,以梦为帆,时刻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立志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